

司汤达

# 论爱情

刘阳 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司汤达论爱情

刘阳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 130 号)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282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01-00812-9/B·36

---

定 价: 7.50 元

## 译 本 序

司汤达的《论爱情》一书 1822 年首次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此后 11 年中只售出 17 本。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他的作品出版时，公众的反应几乎全是冷漠的。司汤达说过：“我一定要为二十世纪而写作。”现在，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牢牢地确立，其作品也一部部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司汤达一向把《论爱情》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他在《序三》中称之为“爱情心理学”。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心理学著作。作者偏爱这部书不是因为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而是因为书中有着他翔实的回忆。他的个人经历在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不了解他的生平和他对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苦恋的详情，就不能掌握理解本书的钥匙。

1815 年拿破仑大军失败，拿破仑帝国解体，奥地利当局吞并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省，在那里实行了集权统治。司汤达在米兰留居期间，意大利知识分子中酝酿着反奥地利统治的爱国运动，可是，爱国者们谋求解放的努力和自由思想的传播都受到残酷的镇压。一些爱国运动的领导人遭到逮捕，长期身陷囹圄；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想方设法营救他们。亲友中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热情勇敢的妇女，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司汤达 1818 年遇到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那时他在恋爱方面并不是新手。他最初的恋爱是 22 岁那年和青年女演员梅拉尼·基尔贝的交往，他和她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

来，他又和女演员安热琳娜·贝里特等有过短暂的爱情纠葛。他还和安吉娜·彼埃特拉格鲁阿有过热烈的恋情。但是，这些恋爱经历时间都不长。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与上面提到的几位女性截然不同。她是米兰人，17岁嫁给一个原籍意大利的波兰军官，司汤达在米兰初次见到她时，她28岁，已与丈夫离婚。她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参加了民族革命组织烧炭党。司汤达称她为梅蒂尔德。

1822年12月的一天，梅蒂尔德外出回住处时被奥地利警察逮捕，次日被带到审查委员会，忍受了10个小时的审讯。她坚贞不屈，抗议当局对一个羸弱的女子滥施淫威，拒不回答任何问题。警察头子萨尔乌蒂只得将她释放，但是她仍然受到警察的骚扰。然而，她一如既往地支持革命者，对流放者和坐牢的人寄予深切的同情。梅蒂尔德在司汤达离开米兰4年之后，于1825年5月1日逝世。后来，司汤达在他自己的一个《论爱情》抄本上写道：

1825年5月1日，作者逝世。（用英文写成）

梅蒂尔德是一个真正的司汤达式的女主角。司汤达1818年爱上了她，3月4日承认这一恋情是一个“伟大音乐主题”的开端。12月9日，他萌发了一个“闪光的念头”，写一部书表现梅蒂尔德在他身上引起的各种感受，这部书演变成《论爱情》。梅蒂尔德从未屈服于司汤达坚持不懈的追求，她既不爱他，也不理解他；他愈是急于求成，她愈是无动于衷，双方始终相隔一段距离。她在与司汤达的交往中极为敏感，很容易为了一点儿小事而恼怒。也许，她在政治上对他有所怀疑。因为，作为一个留居米兰的法国人，司汤达的行踪很容易受人怀疑，这种境况可能是梅蒂尔德对他的冷漠与日俱增的原因。由于司汤达与爱国的意大利自由党人关

系密切，奥地利警察把他视为可疑分子，这样，“留居米兰的法国文人德·贝尔”和梅蒂尔德本人都被列入警察当局的可疑分子名单。自由党人圈子中也流传：司汤达是法国政府的间谍。司汤达在1820年7月20日写给他的密友马莱斯特的信中说，外界传言给了他“粉碎性的打击”。他感叹道：“天性善良、热情好客的米兰人决不会理解我的哲学家生活，也不会理解我在这里靠5000法郎可比在巴黎靠12000法郎生活得更自在。”1821年6月7日，他最后一次见到梅蒂尔德。6月13日离开米兰返回巴黎后，他一直怀念这位卓越的女子，记下了与她有关的随感，直至逝世。

《论爱情》问世后，作者的许多同代人感到惶惑。本书出版者蒙热对着卖不掉的书痛苦地抱怨：“它们一定是神圣的，因为没有人敢碰它们。”一个月后，他就把书撕下来包东西了。司汤达的朋友们也不理解这本书。后来有些批评家哀叹它缺乏条理，甚至缺乏浑然天成的有机布局，比司汤达最不注重结构的著作还要逊色。本书的失败是因为读者没有抓住本书的关键：司汤达对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的爱。他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这段他多年魂牵梦系、终生难忘的恋情。他写下这本奇特的、洞察入微的书，半是向她表白他的感情，半是通过仔细的分析驱散没有希望的激情。本书展现了作者个性的两个不同侧面——深刻的感受和冷峻的分析。这两个侧面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发现。在几部长篇巨著中，它们是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的，而在《论爱情》中则颇有几分不自然地齐头并进。司汤达凭着深刻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对梅蒂尔德那种不合时宜的绝望激情表现了普遍的真实。梅蒂尔德的言谈举止经常被引用，不过书中从未直接提到她的名字。列奥诺尔、阿尔维扎、某夫人等都是她的化身，她的恋

人则以萨尔维亚蒂、里西奥·维斯康蒂、代尔方特或“一个我熟识的年轻人”等出现。他试图理解梅蒂尔德，理解她的傲慢、她的庄重、她的勇气、她的敏感，试图弄清如何赢得她的爱。虽然他未能赢得梅蒂尔德的心，但是他在书中温馨的回忆、睿智的思考、深情的遐想、热烈的憧憬成为他内在感情的真实画图。他对女性心理的研究在他后来几部长篇巨著的女主角身上卓有成效地得到了具体体现。

司汤达在《论爱情》中把爱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趣味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把爱的诞生分为七个阶段。他把真实的爱情心理活动过程比作结晶。“人们用千种至善、万般至美来装饰他所热爱的女人，如同在萨尔茨堡盐矿，一根因冬日落叶的树枝，上面盖满了闪闪发光的结晶，数不清的钻石点缀得它光彩夺目、熠熠发光，原来的枝子已辨认不出来了。”他深刻地分析了爱情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他还按照卡巴尼斯和孟德斯鸠的理论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性格的人的爱情以及政体、气候等因素对爱情的影响。这些论述如同他的游记一样，交织着细致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他崇尚意大利的激情之爱。他认为：“爱情是文明的奇迹。”“爱情是一朵香气袭人的鲜花，但是必须鼓足勇气到骇人的悬崖峭壁上去摘取。”他对虚荣心充斥的法国上流社会的描述和对激情奔放的意大利的描述仿佛是为《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和《巴马修道院》预先绘制的草图。

作为一个“坚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司汤达首次在他的《论爱情》中理直气壮地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命题。对于这一点，熟悉他笔下那些机智聪明、纯洁高尚的女主角的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司汤达曾在写给他妹妹波琳娜的家书中殷切地要求她学文学、哲学和数学，要她成为一个

真正有教养、有理性、有独立精神的人。在《论爱情》中，他抨击了当时的妇女教育制度，他认为，男人使女人变得愚昧无知，心胸狭窄，使她们变得貌似正经，矫揉造作，他们应对此负有责任。他蔑视那些粗暴地反对妇女教育的议论，并且用尖刻的措辞抨击这些议论。他认为，姑娘们应该和男孩子一样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该让她们在对生活和社会现实一无所知的状况中成长。“男女之间建立起最大可能的平等是十分必要的。”他还在恩格斯、傅立叶、巴尔扎克之前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婚姻关系，他指出妇女在婚姻中总是付出巨大代价，强调婚姻必须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没有爱的婚姻是违反自然状态的。”“只有一种方法保证妇女对婚姻更为忠实，那就是给姑娘们自由，并允许已婚夫妇离婚。”“只有真正的激情支配的结合才是永远合法的唯一结合。”时至今日，这一呐喊仍然那样振聋发聩！

钱 澄

一九八九年七月

## 初 版 序

一个作者祈求读者的宽容作用不大，因为作品出版本身就已揭穿了这一虚伪的谦逊。作者最好使自己公正地顺应读者的正义感、耐心和公正。本书作者现在主要要求的就是这后一种品质。他已在法国听到许多对道地的法国人的作品、意见和情感的谈论，因此他有理由害怕表现事实的本来面目和尊重他对有普遍代表性的感情和意见。尽管他的个性那么令人费解，他的表现和尊重也有利于最近显然被称作德行的那种孤傲的热情。的确，假如历史、伦理学、甚至科学和文学必须完全是德国式的，完全是俄国的或意大利式的，完全是西班牙式的或英国式的，那么，你一旦跨过莱茵河，越过大山脉，渡过英吉利海峡，这些历史、伦理学，甚至科学和文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这种地理上的公正或真实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当我们看到在国外的爱国者们的演说中那种洋溢着道地的西班牙式的真诚或道地的英国式的美德的情感时，我们就应该越来越怀疑那些在别处恰恰引起类似讲述的情感。在君士坦丁堡和所有未开化的民族中，这种对自己国家盲目的、孤傲的偏爱是一种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疯狂行动。在那些有修养的人中，这是一种痛苦的、不幸的和



令人不安的虚荣心，只要遇到最轻微的刺激，它就会陷入绝境。

摘自西蒙<sup>①</sup>《瑞士游记》序

---

<sup>①</sup>西蒙（1767—1831）：法国旅行家、作家，著有《一个法国人的英国游记》、《意大利和西西里游记》等。

## 序 一

这部著作问世时完全没有获得成功，人们觉得它晦涩难解，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在这个新版本里，作者尤其努力明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叙述了这些观点产生的过程，写了一篇序文和一篇导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这些观点明晰。尽管作者煞费苦心，但是在每 100 位读过《高丽娜》<sup>①</sup>的人中，能理解我们这部书的至多只有 4 人。

虽然这部书论述的是爱情，但是这部小书不是小说，况且也不象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它只是对法国极为罕见的一种强烈感情准确和科学的描绘。传统的礼仪习俗的影响之所以与日俱增，固然是因为我国风俗的淳厚，更重要的是因为惧怕发生荒谬可笑的事。这种礼仪习俗使作为本书书名的词儿成为人们避免单独说出，甚至听起来有些刺耳的字眼。我万不得已使用了这个词。不过我相信，由于我采取科学严肃的用词方式，我可以免遭人们在这方面对我的任何指责。

.....

我认识一二个公使馆秘书，他们回来后将要为我帮这个忙。到那时，我对那些否认我讲述的事实的人说什么呢？只有请他们不要听我发表什么意见。

也许有人会因为采取的表达方式而指责我自我崇拜。

---

①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的小说。

但是，人们却容许一个旅行家说：“我到过纽约，我从那里乘船到南美洲，我溯流而上，直至圣-菲-德-波哥大<sup>①</sup>。在旅途中，蠓子和蚊蚋折磨着我，我整整三天看不清东西。”

人们并不指责这位旅行家喜欢侈谈自己，人们容忍了这么多的“我”字，因为这是叙述他的见闻的最明晰、最有趣的方式。

正是为了尽可能明晰和生动，这位在人心了解甚少的地方作这次旅行的本书作者说：“我和盖拉尔迪夫人去哈莱因盐矿……”“克莱生兹王妃在罗马曾对我说……”“有一天，我在柏林看见英俊的L上校……”作者确实遇到过所有这些琐事。他在德国和意大利度过了15年。但是，他敏感不足，好奇有余，从未碰到过一星半点的爱情奇遇，从未体验过任何值得一叙的个人情感。如果有谁以为他骄傲到产生相反念头的程度，那么，一种更大的骄傲感就会妨碍他敞开心扉，而仅仅为6法郎就把心出卖给公众，有如那些生前就发表自己的回忆录的人。

1822年，作者校对了这部堪称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精神游记的校样。早在观察客观事实的当天，他就将它们描述下来。他的手稿包含了关于被人称为爱情的心灵疾病各个阶段详尽的描述。他怀着盲目的虔诚之心看待这部手稿，如同一个14世纪的学者看到刚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拉克唐斯<sup>②</sup>或肯特-科斯<sup>③</sup>的手稿。每逢作者遇到模糊不清、晦涩难解的段落，他总是认为今日的我错了。他承认，他对旧手稿极为珍

---

①圣-菲-德-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旧称。

②拉克唐斯（260—325）：基督教寓言作家。

③肯特-科斯：公元一世纪时的罗马历史学家，著有《亚历山大传》。

视，甚至刊行了他自己再也读不懂的章节。对追求公众喝彩的人来说，这一点再狂放不过了。但是，作者在长期旅行之后重返巴黎，以为，倘若不降尊逢迎报界就不能获得巨大成功。不过，假如非要低三下四不可，那就只好等当了法国总理再干。既然此事称不上人们所说的真正的成功，那么，作者也就乐于如实地敞开他的心扉。因此，他效法那些古希腊哲学家，对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精明无比欣羨、赞叹不已。

要想深入了解意大利社交生活的底蕴，必须得花上好几年的功夫。也许，我将是最后一个在这一带旅行的人。自从烧炭党的出现和奥地利人侵略以来，没有一个外国人在充满无忧无虑的欢乐的客厅里受到欢迎。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纪念碑、街道和广场，但从来看不到社交生活；外国人总会使人感到畏惧，居民们会怀疑他是一个间谍，或者怕他嘲笑安特罗多克战役，嘲笑这个国家的许多臣民，这些人为了不受亲王周围 8 个至 10 个公使或宠臣折磨而表现出必不可少的奴态。说实话，我热爱那儿的居民，也可以看到真实情况。差不多将近有一年，我没有说一句法国话。倘若没有社会动乱和烧炭党的活动，我决不会回到法国，因为我视善良的友情为万物之先。

我虽然花了大量心血以求观点明确和清晰，但是，我毕竟创造不出奇迹；我无力让聋子听到声音，让瞎子见到光明。因此，那些有钱的人和追求粗俗消遣的人，如果他们在翻开此书之前一年赚了 10 万法郎，那么，他们大概会很快把书合上。银行家、工厂主、大工业家，也就是那些怀有极其实际观点的人更是如此。这本书对在证券交易和奖券赌博中大赚其钱的人将不那么晦涩难解。如果某人一连梦想几小

时或者享受由普吕东<sup>①</sup>的一幅画、莫扎特<sup>②</sup>的一段音乐或者他朝思暮想的女子奇特的一瞥激起的情感乐趣，那么以上述方式获得的财富也会与此完全一致。在每个周末付 2000 名工人薪金的人舍不得如此浪费光阴。他们的头脑里想的尽是有用的、实际的东西。我现在谈到的这位幻想家是一位他们一有闲功夫就会痛恨的人，他们会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乐意拿他作为插浑打科的笑料。百万家财的工业家会隐隐约约地感到；比起钱钞来，这样一个人更重视活生生的思想。

我同样不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在工业家挣得 10 万法郎的同一年掌握了现代希腊的知识，他对此十分自豪，已渴望学阿拉伯语。假如你出于与虚荣心无关的假想原因从未经历过不幸，你将羞愧万分地发现，它们在沙龙里泄露出来了，那么，请别把此书翻开。

我从心底讨厌有些女人，她们在这些沙龙里没完没了地搔首弄姿，强烈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我偶尔在某一时刻发现某几个女人。她们竟然不知道她们目前表现的情感究竟是合乎自然的，还是矫揉造作的。这些女人怎么能对真正情感的描绘作出评判呢？这本书的确是她们深恶痛绝的东西。她们已把作者污蔑为一个卑鄙无耻的人。

当你想到年轻时的某些行动时，你会突然感到羞赧吗？你曾经因为灵魂软弱而做过蠢事，而且，并不是因为在沙龙里众目睽睽之下，而恰恰是因为在沙龙里个别人眼中显得荒唐可笑而引咎自责吗？26 岁时诚心诚意地爱上一个钟情于

---

①普吕东（1758—1823）：法国画家，其作品具有学院古典主义低沉的浪漫情调。

②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另一个男人的女子，或者在进入你以为爱上的女人所在的沙龙（不过这种情况实为罕见，我差一点不敢写出来，免得象初版时那样，再一次让人不可理解），难道只想在她的眼里觉察她每时每刻对你有何感想，而想不到要通过自己的眼睛传达你对她的爱吗？这些是我将向读者要求的先决条件。这些对大量微妙而罕见的感情的描述，在有实际想法的男人看来，似乎是模糊不清的。要想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我该做些什么呢？只好向他们宣布书价上涨 50 生丁<sup>①</sup>，或者宣布哥伦比亚关税税则的改动。<sup>②</sup>

可以说，本书用数学方式简单地、合理地阐述了轮番出现、笼统地说叫做爱的激情的各种不同感情。

请想象一个用白粉笔在一块大石板上画的相当复杂的几何学图形。好，我要解释这一几何学图形，但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石板上应该已有这一图形。我不能自己画它，这种不可能使我写一部并非小说的爱情论著如此困难。读者要求人的思想之外的东西，兴致勃勃地追随对这种感情的哲学检验。他经历过爱，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人们现在到哪儿去体验这样一种热情呢？

这就是此书晦涩难解的原因，对此我决不能避而不谈。

爱情有如通称为银河的那种天文现象。银河是由百万小星星组成的灿烂星团，每一星团都是模糊的一团。各种书籍已记载了四五百种组成这种情感的连续而难以认识的细微感

---

<sup>①</sup>生丁：法国辅币，1法郎为100生丁。

<sup>②</sup>有人对我说：“删掉这一段吧，这太真实了，可要当心那些实业家，他们会大骂：‘贵族’！”1817年我不怕总检察长，1826年我为什么要怕富商巨贾呢？他们出售给埃及总督的海船使我看清了他们的小小诡计，我怕的仅仅是我尊敬的一切。

——原注

情。最通俗的书籍甚至经常本末倒置，把次要方面误认为是主要方面。这些书籍中的优秀之作，如《新艾洛伊丝》<sup>①</sup>、高丁夫人<sup>②</sup>的小说、莱斯皮娜丝<sup>③</sup>的《书信集》和《曼侬·莱斯戈》<sup>④</sup>，是在法国已经写出来的。在这个国家，人称作爱的“植物”总是十分害怕荒谬可笑的东西，它被民族热情——虚荣心的要求窒息，几乎从未生长到它的“最高点”。

在小说中能获得哪一种爱的知识呢？你在阅读上百种畅销书中看到爱情描写但从未感受过它，是否值得到本书中寻找这种狂热的解释呢？我仿佛是一个回声，回答道：“狂热！”

可怜的、爱情幻想破灭了的青年女子，你是否愿意再一次享受前几年使你操心、而你不敢向任何人谈起、几乎使你名誉扫地的事呢？我正是为你重写了这部书，并试图使之更加清楚明晰。如果你读完此书之后，仅仅用一句轻蔑的话谈它。那么，请把它搁在柠檬木书架上，排在别的书后面。假如我是你的话，我甚至会留下几页不裁开<sup>⑤</sup>。

有缺点的人把自己想象成哲学家，因为他同那种一道目光决定一星期幸福的狂热情感总是漠不相干，他会留下好几页不裁开。另外的人成年时把他们的虚荣心发挥到最大限度，以便忘记他们曾经卑躬屈膝地向一个女子大献殷勤，而蒙受被拒绝的耻辱，他们也将憎恶这本书。在许多曾经以不同理由、但总是一样愤怒地谴责这本书的聪明人中，只有那

---

①《新艾洛伊丝》：法国作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书信体小说。

②高丁夫人（1770-1807）：法国女作家。

③莱斯皮娜丝（1732-1776）：法国女作家，她的沙龙是“百科全书派”的荟萃之所。

④《曼侬·莱斯戈》：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1697-1763）的小说。

⑤法国出版商过去出版的书往往不裁切，读者买书后需自己裁开才能阅读。

些我觉得可笑的人才具有双重虚荣心，一方面吹嘘自己始终没有恋人的弱点，另一方面却具有相当的洞察力先行判断一部哲学论著的真实程度。这部论著只是对这些弱点的一种细致入微的描述。

严肃认真的人享有明智而无浪漫色彩的美誉，更容易理解一部小说（不管它怎样洋溢着激情），胜过理解一部哲学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冷峻地描写了叫做爱的心灵疾病的不同阶段。小说在某些方面使他们感动，但是，提到某一部哲学著作，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如同瞎子请人为他们读博物馆中关于藏画的描述，他们会对作者说：“先生，您得承认，您的作品太难理解了。”假如这些瞎子是聪明人，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傲气，高傲地宣称自己心明眼亮，情况会怎样呢？可怜的作者将会受到粗暴的对待。这恰恰是作者在本书初版时遇到的情形。初版的好些书现已为那些被虚荣心激怒的聪明过头的人烧毁了。我且不谈这些侮辱，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疯狂而不讨人喜欢；他们宣布作者粗俗，不道德，为平民百姓而写作，是一个危险分子，等等。在被君主制度耗尽生机的国家，这些称号对那些敢于就伦理学写作，不曾将他们的作品献给当代的迪·巴利夫人<sup>①</sup>的人更是实实在在的酬劳。如果文学不是风行一时的东西，如果本书为之而写的人心甘情愿地注意此书，文学该有多么幸运！在《熙德》的时

---

<sup>①</sup>迪·巴利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宠妇，后被送上断头台。



代，高乃依<sup>①</sup>在当若侯爵先生<sup>②</sup>看来，只是“一个好汉”<sup>③</sup>。而在今天，人人认为自己天生适合读德·拉马丁先生<sup>④</sup>的作品，他的出版商境况好极了！但对伟大的诗人本身来说却糟糕得很，简直糟糕透顶！现在，天才必须对人们谨慎从事，他甚至不应想到他们，否则就有损于自己的身份。

一个行政法院参事，一个织造厂厂主或者一个精明的银行家，一生勤勉、活跃，非常受人尊敬，讲究实际，不会在温柔的感情方面得到报偿，但在财富方面却可以得到报偿。这些老爷的心逐渐变得冷酷无情；他们的心理全是实际的、有利可图的事。他们丧失了对一种感情的理解感受力，这种感情尤其要求人们有闲暇，并使人完全不能从事任何理性的和连续的活动。

这篇序文的全部目的在于声明：本书可惜只能被那些有足够的余暇干下可笑之事的人读懂。许多人将会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么，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读下去。

---

①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著有《熙德》、《贺拉斯》、《西拿》等。

②\*当若（1638—1720）：法国作家，其回忆录为《路易十四宫廷记事》。见《当若回忆录》，让利斯出版社，第120页。

③16世纪、17世纪，有的廷臣将他们保护下的文人称为“好汉”。

④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著有《沉思集》、《新沉思集》、《吉伦特派的历史》。